

# 奇书奇人家常事

——评月来越好新作《我的生意场》

尹浩洋

单位同事小宇给我推荐一本书，说：“师爷（我在职时收徒少却早，20多年前就有年轻记者这样称呼我），我发现了一本非常值得你评论的书！”

书是很朴素清新的那种，翻阅目录和序跋——这是我多少年来读书的习惯，不管名头多大宣传再多，我一般都能在一两分钟内判定出是否值得购买。“《少年的回忆》《网上的恋情》《广州客户变厂长》《为孩子上户口》等标题，既接地气又有生活味道。”细细翻阅了几个故事后我又评价，“作者有些文人气质和倾诉欲望啊！文章中不乏突如其来的议论和抒情，既有语录体的味道，又有哲学的思考，忽然感觉有些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的思维模式在里面。”

小宇笑了：“师爷果然是多年文化评论的写作者，上来就抓住这本书的奇特之处。更奇特的是这本书的定价！”

我看了看书后条形码下的定价，心头一惊：天哪！定价6.00元！

和作者见面时，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定价，“你知道吗？你创造了市场化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。”作者也笑了，“我就是不想让读者们买不起书！”“你可以正常定价，再告诉大家优惠出售或赠送呀！”“费那些事干什么？直接这样做不是更痛快吗？”

出书的目的，可谓多种多样，无论是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总有追求名利的成分在内吧？但定价6元，不追求经济效益不说，这位作者连“名”也不追求，新书上面没有作者的真实名字，名字“月来越好”明显是网名！

第一感觉是：一本奇怪的书，一个奇特的人。

作者月来越好确实是一个奇人：爱书上瘾，读书成习。

“我是龙口人，却整天在烟台市区图书馆一带逛荡，身体不逛荡，眼睛就在书上逛荡——就喜欢读书！”

在忙完了创业，忙好了家庭和孩子后，作者把全部的精力和兴趣都放到了读书上。他经常从龙口驱车到芝罘区金沟寨小区对面的烟台市图书馆，把周末时间都安排在阅读中。旅游季节舍不得去宾馆住宿，就在图书馆停车场的私家车上对付一宿，他甚至还动了到金沟寨小区长期租个房间的念头。

“别说冬季大雪天读书苦，我感觉那是一种美好的意境。”作者诗情画意地表达了对冬夜读书的感受，“大雪纷飞的冬天，寒风瑟瑟中，天寒地冻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偶尔几辆车慢慢地开过去。图书馆里灯火通明，读书看报的人们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静静的屋里，大家都自觉地保持着安静，并且忙碌着自己的事，有设计图纸的，有用电脑写作的。有几个老人，不时去外面，吸口烟再开门回到馆内，带来一身寒气。大家都自觉地关闭手机或把手手机调到静音，每个人包里都有自己的书或用品，和窗外形成对比的是这里的春意盎然。”

我打小也是个爱读书的人，因读书而耽误了家务事的故事太多了。听到有人如我一样爱读书，一下子便亲近了许多，听作者讲述读书的故事，也如老友相逢一般。

和作者拉呱时，对他的一段话特别认同：“书是生命中的精神食粮，书是刻在骨子里的自信。岁月洗不去历史的故事，引领我在生活中成长。爱也在书中告诉我们生活的真谛，让我们扬起风帆，让我们有了方向，让我们阅尽天下古今的智慧。感受书籍的芳香，多少伟人在向你说话：好似用不完的智慧的泉水。”

现在我给高校学生讲课时，经常鼓励他们：“多读书，读好书，争取把自己也读成一本书！”

月来越好这位作者是把自已写成了一本书，一本叫作《我的生意场》的书。我细读此书后，跟作者开玩笑说，你是想谈谈自己“生活得意的气场规律”吧？

生活得意乃是所有人的追求——不管是普通的人，还是奇特的人。

作者这个人奇特，但书里面的描述并不奇特，都是百姓故事——得意和不得意的生活故事。

作者的人生故事，你可以在书中慢慢地品读，我想说的是：佩服黄海数字出版社的编辑，这本书的出版，分明就是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最好体现。出书，不再是专家学者们的专利，普通百姓们的普通生活，也可以成为出版社的热门选题。

我出版的书很多，太知道正规出版社对选题的挑剔：我的学生中有想出版螺旋藻专题著作的，没通过；有想出版辛苦修订的家谱的，没通过；有想出版专业回忆录的，内容中敏感话题太多，没通过。但对于月来越好的这本《我的生意场》，出版社全方位支持，甚至连定价这样的关口也给予了理解和放行。

这也是一个美好的信号：很多过去因循守旧的东西，也会被一些创新和创意打破。对于出版业来说，月来越好的这本《我的生意场》也是一个信号：普通人也可以以自己的文笔记自己的生活，而所有人不同风格的记录，反映出来的恰好是我们生活的五彩缤纷。众多百姓们的家常事，组合起来才是我们这个社会、这个国家、这个时代的真正特色。

对了，写书评不能违背规矩，书名知道了，作者的真实名字也该透露一下。

但作者本人一再拒绝，只要花好看，何必知道花根的样子，只要大家懂得一个读书人在为了所爱的书去努力足矣。读书是充电，写作是放电，愿更多的读者喜欢《我的生意场》，读罢能如作者名字一样“月（越）来越好”，愿所有的读书人真心喜欢书，为喜欢读书而自豪。

黄海数字出版社协办  
传统出版 游戏出版 有声读物  
设计策划 古旧书的数字化 版权代理

创作谈

## 散文中的故乡

牟民

我的文学创作是从写日记开始的。20岁前，在栖霞一个山村长大，此后到国营滑石矿当过几年亦工亦农的工人，1979年考上了烟台师专中文系，才开始真正接触文学。那之前，我只读过《战斗的青春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林海雪原》等有限几本当代小说。到了烟台师专中文系后，见到了那么多的书，我惊喜不已，恨不能一口气读完，两年时间读了一百多部中外名著。毕业后，我到县立高中教了24年书。我喜欢记日记，把教学中的所见所闻，不拘长短留存在日记里。学校离家乡30多公里，每个星期天我要回去帮着父母干农活，农村的大小事情，也常留存在日记里。到退休时，积累了50本日记，足有400万字。

退休后，我继续写自己的亲人，写乡邻，写得最多的是父亲。

父亲有个性。他跟着爷爷跑东北，9岁回到家乡，14岁扛活，23岁参军保家卫国。4年后，左胳膊伤残回家。他扛活养成了孤独、不愿说话的个性，回村任大队书记，也是很少讲话，只是默默地干活。在家里几乎整天不说话，脾气暴躁，经常跟母亲吵架。多年后，我才知晓，过去夫妻吵架，大都是吵穷架。

国家对二等甲级伤残军人有规定，村里在生活上要格外照顾，但父亲从不多要村里一草一木。根据规定，不管家口多大，二等甲级伤残军人，都要无偿地吃高于平均粮百分之五的口粮。大队会计不知是理解错了，还是故意为之，我家却是吃了十几年平均百分之五以下的口粮。

有一年，上面要求抓反面典型，父亲不忍心抓社员，便从自己身上做文章。有一天他告诉我，你不是喜欢养鸭子吗？我给你抓四只，养到过年，给你买好吃的、好穿的。想想年底的奖励，我点头答应，勤快地每天拔草，到河里抓鱼摸虾给鸭子吃。等鸭子长到半大时，一天中午放学，我看到四只鸭子都死在院子里，个个首尾异处，死法一个样。母亲坐在门槛上生气。原来，上面来抓典型，父亲故意把鸭子散养在门口。检查人员在父亲的陪同下路过我家门前，父亲见了散养的鸭子，过去抓起来，转眼就杀死了我费心养的四只鸭子。

父亲耳朵失聪，不能与人交流，他不想孤独待着，就干活打发时间。直到80岁，他才将所有农田无偿地给别人耕种。我写了50多篇有关父亲的叙事散文，一部刚杀青的长篇小说《家园》也有父亲的影子。我写家乡的一草一木，写家乡的人和物，有许多取材于我的工作日记，更多的是我耳濡目染的父老乡亲。

出现一幅幅画面，我梦中的家乡，有两个现实的具象：一个是20岁前的家乡，一个是20岁后与我若即若离的家乡。

还有一个家乡是心中的。我把家乡写熟了，得心应手了，心中滋生出一个理想中的家乡，不再仅仅钟情于地理意义上的“这一个”家乡。我想拥有一个心中的故乡。家乡的巨变、分裂，让我惊讶，无法适从。我一次次往返家乡，见到了太多的是是非非，让我对家乡爱恨兼具，因为我还看到了一个浮躁的家乡。

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适应时代的家乡——故乡。如此，你用前瞻的目光去写，那故乡的河，是流畅的、开通的、阔达的。故乡的风应该是四通八达的，不是闭塞的。那些年过半百的故乡人，也在深深思索，究竟如何生活，从单打独斗的个体经济，发展到合作互助，便是向心灵故乡的艰难迈进。

有故乡的根，也不能始终停留在回忆叙述故乡的原地，写来写去，会重复自己。写故乡，需要创造，需要想象腾飞，勾画出你心中那个“原乡”。这需要气魄，需要艺术灵感，需要花大气力。

在抓住家乡的根的基础上，形成心目中完美的故乡，有鲜活力、有生命力，是每一个有追求的散文作家的最终目标。

任何作家的写作，其实都是跟自己的心灵对话。我感觉自己的任何创作，写出的每一篇作品，都是一次自我修养的完善。你不能设想，你的作品对社会有多么大的作用，但却可以让自己的心灵一次次蜕变，或者说涅槃重生。

在应对每一件具体的物象时，我不局限于形而下，要写出它的不同。也就是通过这篇作品，尽量地表达出你故乡中的某片砖瓦、某条椽梁，由此，一篇篇作品构架你心灵中故乡的大厦。地理上的家乡，是我们构建故乡大厦的原材料，要把这些材料熬成真品，熬成大厦的一砖一瓦，需要作家的真知灼见，需要功夫，需要坐下来。

当下写故乡的散文，目光大都放在讴歌真善美上，放在亲情上，同质化太多。其实，故乡并不是一味可爱，她也有可憎之处。我写过一篇散文《最后的凄风苦雨》，写农村许多独居老人死亡时都是不幸的，虽然不是正面去写，但作家的笔不可漠然视之。对老年人的各种困境，尤其临终困境，要真诚地关爱，如此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。

至今，我在正规报刊发表了近百万字的散文小说，多停留在生活的故乡上，还没有形成文学上的故乡。文学上的故乡，是大手笔，是高楼大厦，值得每个作家去追求。